

钱眼识人

沈腾的“特洛伊木马”

文牧野新片《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它也获得了空前的“豁免权”，不会被指摘“被骗了”。第一波进影院的绝大多数观众冲着男主角“沈腾”的名字，预期是看喜剧电影，结果还没等字幕走完，影院再度亮起来，就已经“致郁”了，是好哭的，是难以言说的伤感、沉重。现在，全国观众知道并接纳了沈腾“暗度陈仓”，他不仅仅在电影里救了娃娃，被认为有中国版辛德勒之功，在电影外，他多年来积累的国民好感度、圈中人脉就像一张耀眼、硕大的支票被一部电影兑现了，明星们大气包场，质朴的观众直接喊话，希望能够目睹明年沈腾“屠榜”国内重大电影奖项影帝评选。数年前，有机会采访沈腾本人，当时是为电影做宣传，我注意到化妆桌上有一本书，是他最近在看的，卡尔维诺的《树上的男爵》。在2026年的夏天想起，就像一个巧妙的隐喻。当科希莫（书中人物）从少年时决定再也不离开高耸的树冠，他的生命就成了一部伟大的，黑色的幽默经典。同样一直被认为是国民级喜剧演员的沈腾收敛笑颜，去表达人性中的“重”。讽刺

早闻狄声

将1979年至1997年十八年的中国法治演进，浓缩于33集的电视剧之中，以来自天南地北的五名年轻人的求学、成长与执业经历为线索穿引……《重器》的主创团队，称得上“艺高人胆大”。

所谓“胆大”，直观体现在剧集摒弃了一般刑侦悬疑题材惯用的、抽丝剥茧的解谜爽感，反而处处透着令人愕然的无力感。开篇基层法庭的设施破败、办案流程混乱失序，画面触目惊心。剧集直面时代的局限与法治观念匮乏留下的创伤：为了保全女儿的清白，村妇邱阿桂宁死不肯道出杀夫真相；高中生薛春燕遇害案中，青年杜晓辉在证据链条并不完整的情况下被判处死刑；依法为被告人辩护的律师李乡，反以包庇罪被抓。创作团队以真实刺痛的叙事，无声道出法治体系建设何以任重道远。

而真正帮助观众走进这段沉痛历程的，则是剧集人物塑造上的“艺高”。陈一众的童

花言峭语

可能因为职业的原因，很多人看电影，是当作电影来看，我则是当做一个写作项目来看，包括文字的写作，和影像的写作。最近看到的，从写作层面上，最让我觉得惊叹的，是韩延导演，韩延和陈舒、郭涛编剧的电影《空枪》。

今年以来的很多电影，为回避宣传期过长带来的风险，都选择压缩宣传期到一周至多半个月，然后突然上映，《空枪》也是这样，所以在看到这部电影之前，我完全不知道它的片名之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故事。进影院之后才开始了解这个故事，但没想到直到看完才真正知道它讲了什么。

故事从朱一龙扮演的万梓强抵达香港开始，他是那种天然懂得世界运行的隐蔽规则，可以穿浮面之下一切真相的人，去香港就是为了成为强人，在海关和叶童扮演的海关官员的对话，在赌场和卫诗雅扮演的空姐骆嘉苑的结识，以及和荣哥的交锋，都在说明这一点，但骆嘉苑出现后，故事开始进入正题，万梓强组建了团伙，先是通过骆嘉苑的卧底，获得保安公司的资料，抢劫名表，然后又抢劫银行，迅速在香港地界上成名，这样就完了吗？这才是前菜，他真正要做的，是成为他想象中的香港之王。

它显然影射的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某个著名的强人的犯罪故事，但却拓出了完全不同的意境，如果这个故事在绑架案之后就以为万梓强的覆灭告终，那它是一个精彩的传统香港罪案故事，但它又往前走了一步，如果它让故事在万梓强被福果叔灭掉这里结

的是，他反而升华了，而一部好的喜剧，看的就是反转，当沈腾已经是无冕影帝时，迎接他的会是什么？“上帝”，他的观众是会笑还是会哭？

只有跟沈腾深度合作的人才知道他并没有在综艺里表现得那么松弛，无所谓，嬉皮笑脸。是可以“恪守”这个词来形容沈腾对于传统的生存智慧的践行。当这个圈子里几乎所有人都爱沈腾，都信服他，就知道他的情商有多高，或者说他的边界感有多强，他可以一视同仁，在不涉及原则的前提下，能帮就帮，重情重义，只递柴火。但另一方面，如果不是为电影宣传，沈腾几乎消失在公众视线内，按照他的话说，他只肯跟认识多年，经过时间检验的朋友偶尔聚会聊天，而这些朋友无疑成为他抵挡麻烦的贴身防护，完成他的情绪自循环。他信手拈来的包袱，张口就来的梗，都需要这些朋友构建的城池予以维护。沈腾说，自己其实是一个内向的人，既不会喜形于色，也不会愁容满面，有情绪都是自己一个人消化。他始终提醒自己不要在与人生关系时展示自己的优越感和骄傲，他要么沉默要么开口说话，让

《重器》：知难而行

年阴影、夏英杰的莽撞刚直、余高远的精明自负、张丽慧的敏感内敛、陆则铭的油嘴滑舌……这些并不完美的人物设定，勾勒出有血有肉的群像。尤其是饱受争议的余高远，是近年荧屏上格外难得的复杂角色之一——有理想也有私心，坚守专业却又百般圆滑，事事算无遗漏，命运却迟迟不肯青睐。

不仅如此，全景叙事也从一开始就在不断打破外界惯有的观剧预期：没有单一主角带着英雄弧光一路前行，只有五个从同一个起点出发、在各自领域不断努力、关键时刻守望相助的朋友。他们时常犯错、屡屡碰壁，在法与情、人与案之间来回摇摆，明明竭尽全力，改变却是微小而缓慢。在他们身上，“性格决定命运”不是一句空泛的评语，亦映照出十八年法治进程的曲折。

一众配角的塑造同样极具感染力。于和伟扮演的律师袁亦方，有无畏高压的定力，亦怀揣理想主义的天真。丁勇岱饰演的法院院

命运的空枪

束，它就是一个马永贞勇闯上海滩的升级版，它却又往前走了一大步，最后成为一个强奴以自己强悍的小命，挑战大命和大势的故事。可以拍三部电影的故事，放进了一部电影里。

有人觉得《空枪》的故事太满了，但是我一向非常喜欢满的故事。我喜欢那种发东西给观众或者读者的故事，而不是要让观众给电影或小说予以贴补的故事。《空枪》的故事就很满，它像一种钓竿，一节一节往前伸，但是每次伸出来都还有料。这也是最让我佩服的地方：编剧和导演对故事延伸可能和意义的无穷的追索。当万梓强刚出场的时候，我们完全想象不到他下一步的行事，更想不到在一个大结局之后，还会有一个更大的结局。

比朱一龙独闯陈家豪宅的那场戏，用留白也不是不能完成，先让他独自走进豪宅，然后给出各方面的反应，比如他的手下陈家的手下还有警队的反应，陈家的儿子在笼子里各种凄厉喊叫，绝对能撑够10-15分钟。最后朱一龙拿着那块700块钱的石英表走出来，观众也能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是《空枪》里给的是硬碰硬的、真刀实枪的对手戏，从进门，对话铺垫，参观豪宅看到那间手表房，到事态升级，到陈首富认为朱一龙是个疯子，到倒数5敲定20亿，也可以收尾了，但这个时候又起了波澜，就是买700块钱的手表。整场戏非常非常难写。没有回避，没有投机取巧，全是正面刚，情绪的升级，场面的升温，全都有迹可循。很满，但是方方面面都给到了，而不是让观众脑补。让观众脑补过多情节

人觉得轻松好笑。藏锋，是他的信念。

喜剧绝对就是沈腾的“特洛伊木马”，原本是他送给观众的华丽礼物，但真正藏着的还是一个演员的野心。与葛优、黄渤等国民影帝相比，沈腾是全身心地沉浸于喜剧市场里，纯粹地投入，获得了纯度极高的笑声。就像一种策略的选择，在“龙餐馆”之前，印象中他几乎放弃了文艺片或者电影这一类剧本，这是需要极强的定力的，因为在内娱，积累到一定声望的演员大概率还是希望通过文艺片来撬动专业奖项的青睐，为自己的职业身份再涂抹一层“金身”。迄今为止，他选择合作的导演也大多是“麻花系”的，就像妖娆地睡在舒适区里。文牧野已经是他合作的导演中，唯一有强烈学院派、作者风格的导演了，但这一合作石破天惊。当他决定要靠一部大场面、大起伏、强剧情的严肃作品去出鞘，抖落自己的能量时，他需要的是

一招制胜的概率，目前看他已经占据了赢面。

长丁仲祥，既恪守司法公正，也不忘人情温度。吴越诠释的女法官方淑梅，严谨专业，不幸的家庭境遇道尽那个年代知识女性的困境。成泰燊扮演的秦志高，半生蹉跎、屡屡受挫，他从未放弃寻求施展抱负的机会，却最终家破人亡，让观众在唏嘘的同时，体察命运弄人的悲凉。

正是这些立体而丰满的人物，撑起了《重器》的“重”字。法律本是国之重器，剧集清晰有力地道出：法治精神的落地，依靠的是无数先行者艰难拓荒。十八年的法治演进，不仅仅是条文上的简单修订，更是一代代人在不断碰壁的过程中坚定理想、接续求索。剧集在叙事节奏、人物分配上或许仍有遗憾，但这份不刻意美化过往、不回避前行路上的坎坷的用心，已然能让观众感受到，法度重器，承载千钧。

和情绪的故事，有时候有点像我们这边的浆水面，当时是吃饱的，要不了多久就会很饿。

韩延的作品，也不只有一个饱满的故事，隐喻和象征系统也非常完备。核心人物万梓强，面对着他对自己的认识，和别人对自己的认识，他觉得自己是替天行道的侠盗，但对强人来说，他是个疯子，陈首富在和他的谈判中，之所以态度骤变，就是因为他觉得自己“遇到的是一个疯子”，而“疯”这个象征也贯穿此后的全部故事，警察在面对抉择时说“你是不是疯了”“他疯，我们要比他更疯”，以及最后的《街头霸王》游戏，白疯子和红疯子的角色，也都有隐喻，你以为他是疯子，他当这是个游戏。而檀健次和朱一龙也不过是心心相印的一枚游戏币的两面。这种高度控制的“疯癫”，为电影贡献了若干经典场面，朱一龙独闯陈宅，和朱一龙那“小丑”式的舞蹈，是在将来会被反复提及的经典场面。

整部电影的推演和推理都非常精密，所有人表演都出色，朱一龙可能演得有点多，比如他第一次面对女警李施桦的时候就那么邪里邪气，居然没有被当场收走，实在有点说不过去，但这个故事里不多不行。

让我意外的是檀健次，更意外的是梁家辉，梁家辉演这类故事太多了，有时候让我觉得他已经被掏空了，但这个故事里他依然非常密实。

韩松落

作家

情人看剑

看《杀死比尔》 吃什么？

八月以来，有三部“有生之年系列”电影陆续将在内地院线上映，包括《杀死比尔》《肖申克的救赎》《机器人总动员》等片。《杀死比尔：血色全传》虽然档期推后，但目前已在全国进行三轮点映，临近周末时，社交平台上热议的多是“看《杀死比尔》吃什么”，还有影迷说，现场简直是美食节，四个小时周围人嘴都没停过。我去看的点映场，现场情形大差不差，中场休息15分钟时，还有不少人挤在消防通道里抽烟解乏，以及交流心得——这样的观影仪式似曾相识，过去只能发生在录像厅或露天电影场，说起来已是千禧年前后的老黄历了。直到片尾字幕出现2004年字样，身边一位女孩惊呼：那年她才出生诶——真是时日如飞，流水二十年，便是如此这般从我身边滔滔而过。

看《杀死比尔》到底要吃什么？正餐当然是这道跨越二十多年的饕餮盛宴，至于带去现场的炸鸡薯片爆米花，啤酒饮料矿泉水，则是开胃小菜与佐餐甜点。这版《血色全传》又像是两道大菜重新回炉，合为一桌满汉全席。终极版275分钟，并非简单拼贴，昆汀重新剪辑，除了追加刘玉玲饰演的石井御莲的动画前传，片中最知名的青叶屋大战也增补更多镜头。暴力美学风格、黄金时代情怀、集体观影氛围，凡此种种，共同造就了2026年的这道影院景观，让人恍然若梦。

环视坐我同排的观众，出乎意料，以女性居多，包括2004年的那位女孩，也有中年女性。现场当然还有更多男性，只是也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议题，既然昆汀承认他是邵氏电影门徒，为什么这部电影是以乌玛·瑟曼饰演的新娘为视角，换言之，大开杀戮的为何是一位女子？须知邵氏电影的主角多是一众男星，其中包括狄龙、姜大卫、傅声、王羽、刘家辉、岳华等人（刘家辉在电影里饰演了白眉道人及一个杀手）。那些男性受难、兄弟情义、悲壮复仇的故事，震撼过后世大批影迷，影响深远，其中也包括了昆汀，如你所见，《杀死比尔》从人物设定、打斗编排到片头致敬Logo，处处可见其影响。

选择一个落难新娘为主角，大概因为唯有女性，才能美化、抒情化、浪漫化那些杀戮。与她气质接近的是玉娇龙而非金燕子，可以说，乌玛·瑟曼演的是一个当了母亲的玉娇龙，为了保护腹中女儿金盆洗手，而后再一路复仇。电影里的终极大战其实就发生在青叶屋，可以彪炳影史的一场银幕大战。青叶屋就像是镶嵌在这部电影里的一粒黑水晶，冬夜之中灼灼闪耀寒光。世人都知这场戏是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影棚内搭建，拍摄长达两个多月。某年我去北京电影学院听陈凯歌讲大师课，他说起北影厂那片影棚已经拆掉，因此感慨“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他在那里拍过《霸王别姬》，也曾去探班过《杀死比尔》。

如此一处阁楼，玲珑剔透，却又是虚空中的产物，最终遁于无形，其中深深处与千千结，只能容得下两个女子拔刀对决。从玉娇龙在酒楼大战八方，宫二在金楼与叶问贴身肉搏，再到乌玛·瑟曼与刘玉玲从青叶屋杀到室外，世界一片冷寂，血溅三尺时，如见白雪红梅，原来暴力美学是可以这样凄婉绝艳。

看《杀死比尔》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曾经吃过这样的细糠。

长风新

媒体人